

錢牧齋箋注

杜工部詩集

世界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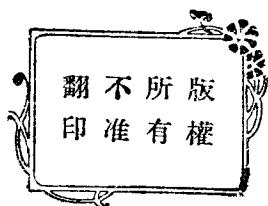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杜詩

錢注
實價九角五分
(全一冊)

定價國幣一元六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

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
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重刊錢牧齋箋注杜工部詩弁言

少陵之詩，不惟可以橫絕一代，直足以縱絕古今，爲萬世作者宗匠。顧涵義既深，典復奧衍，聞見後錄，謂：『黃魯直稱老杜詩，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，蓋言其善於運用故實也。』惟其剪裁融化諸般故實於詞句之中，故學者恆苦難讀。歷代作家，乃競爲箋釋，冀發其竅窠，以便讀者。無如限於才識及時地，每多管窺蠡測，莫逮高深。昔顏之推有言：『觀天下書未徧，不得妄下雌黃。』放翁亦有注詩難之歎。舊注杜詩，無慮數百家，僞蘇注無論已，即王洙魯齋黃鶴輩，用力之勤，幾於杜詩寢饋終身；然千里毫釐之失，仍層見疊出。風行坊間，貽誤後學，重可慨已！牧齋之爲學，鑽研經史，沈浸載籍，古今學術之升降，文章之流別，皆一一究其源委，擊其蒙蔽。（初學集序）瞿式耜語（其爲文也，本之六經，以立其識，參之三史，以練其才，游之八大家，以通其氣，極之諸子百家，裨官小說，以窮其用。）（鄉鉅序）有學集語（其遭逢之時會，又適在九鼎潛移，外族入主之際，其悲傷忠憤之志，盤屈糾纏而無以自遂，其於政事之得失，邪正之消長，不以一身禍福，易其憂國之思，含悲負痛，殷然無以自解，故奮筆於楮端，鋒銛芒豎，感慨淋漓，刺人於眉睫之間，而怵人於志氣之微。）（蕭士瑋序）是其才學既足以副闢發杜詩之用，而其生活之修養，復與杜同其遭遇，同其憂患，故其所箋注，不特於杜詩運用之故實，證明疏通，畢宣其蘊，而於杜有爲而作之隱衷，尤能梳爬剔抉，一一呈諸楮間，使千載下共知少陵當時之隱曲。其爲功於杜，爲惠於後學，爲何如！重刊之旨，即在於斯。

注釋方面，牧齋於學，既無所不窺，而絳雲所藏，又類多宋元孤槧，徵引既富，自可觸類會通，有蘊必發。其所引書，多爲絳雲一炬之後，世所未見之本，如宋人五經集，劉續羣雪錄，及金壺記，玉壘記等，大都今已有目無書，而考據所及，尤多徵引游記、畫錄、家乘、墓碑，以及他人所不經見不注意於篇什，故其銓釋故實，訂正時地之處，精確自無倫比。如於字，則考正故武衛將軍挽歌中之『冰』爲箭筈，飲中八仙歌中之『船』直爲舟。於詞，則考

正寄董卿嘉榮中之「君牙」非人名，杜位宅守歲中之「阿戎」爲阿咸，寄彭州高使君中之「龍鍾」即隴種於人，則考正醉歌行中之「顧八」非顧况，送裴二虬作尉中之「謝公」非靈運，九日登梓州城之「兵戈關塞」指徐知道非朝義於地，則考正春遠中「細柳」不在渭北，石微，酬別杜二中「渦水」當爲涪水，題鄭縣亭子中「大路」爲陝華間地名於事，則考正九日奉寄嚴大夫中通鑑之誤，上牛頭寺中圖經之誤，寄李白二十韻中魯舊黃鶴輩年譜之誤等，均足以一掃各家支蔓躋躐之舊注，而導正讀者之心目。

箋發方面 少陵生當安史之亂，乘輿播蕩，宗廟累卵，越在草莽，觸處興懷，牧齋生當明社既屋，異族入主，故宮禾黍，荆棘興悲，其身世既同，而其忠君憂國之思，復千載相侔，於是少陵諷刺當世，感懷時事，以及有爲而作諸什，惟牧翁能箋發其微，洞識其隱，誠以時會處地相同，而心曲乃默契於千載下也。如箋寄岳州賈司馬，則發肅宗賞功，獨厚於靈武從臣，故常以晉文子推事譏之。箋洗兵馬，則發肅宗以人主而自搆，猜忌其父臣，而文致其罪，以欺天下。箋登樓，則發代宗之用程元振，魚朝恩，託諷於後主之用黃皓。箋兵車行，則發出兵南詔之苦，以楊國忠當權貴盛，不敢斥言，故不言南詔而言山東，不言關西而言隴右。箋有感五首，則發（一）譏不能用兵，（二）諫不都東京，（四）失強幹弱枝之義，（五）成外重內輕之弊。至箋秋興八首，則於少陵之感時觸物，憂思懷君，寓諷諫之興，超議論之刼，正如樂府八解，而一一爲之銓發。八篇內蘊，於焉畢宣。李善之於文選，王逸之於楚辭，兼之矣。

方今坊間，杜詩流行之本，率爲王蘇等注本；錢注之本，絕少流傳。爰校勘而重鋟之，弁數言於簡端，以爲發凡云爾。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韓楚原識。

草堂詩箋元本序

余爲讀杜箋。應盧德水之請也。孟陽曰。何不遂及其全。於是取僞注之紕繆。舊注之踳駁者。痛加繩削。文句字義。間有詮釋。藏諸篋衍。用備遺忘而已。吳江朱長孺。苦學強記。冥搜有年。請爲余摭遺決滯。補其未逮。余听然舉元本畀之。長孺力任不疑。再三創藁。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。舉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。以爲之序。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。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。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。亟請鋟梓。仍以椎輪歸功於余。余蹴然不敢當。爲避席者久之。蓋注杜之難。不但如務觀所云也。今人注書。動云吾效李善。善注文選。如頭陀寺碑一篇。三藏十二部。如鉗瀉水。今人鉅釘拾取。會足當九牛一毛乎。顏之推言。觀天下書未徧。不得妄下雌黃。何況注詩。何況注杜。少陵間代英靈。目空終古。佔畢儒生。眼如鍼孔。尋搭字句。割剝章段。鑽研不出故紙。拈放皆成死句。旨趣滯膠。文義違反。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。增改舊文。唐人貶所。比於虎狗鳳雞。甯可用罔。復踏斯轍。樊晃小集。出於亡逸之餘。初無次第。秦中蜀地。約略排纘。有識者聊可見其爲事之早晚。才力之壯老。今師魯豈黃鸝之故智。鈎稽年月。穿穴瑣碎。必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。鼯鼠之食牛角也。其嚙愈專。其入愈深。其窮而無所出也。滋甚。此亦魯豈輩之善喻也。余既不敢居注杜之名。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。老歸空門。撥棄世間文字。何獨於此書。護前鞭後。

顧視而不舍。然長孺心力專勤。經營慘淡。令其久錮不傳。必將有精芒光怪。下六丁而干南斗者。則莫如聽其疏布。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。不亦可乎。族孫遵王。謀諸同人曰。草堂箋注。元本具在。若玄元皇帝廟。洗兵馬。入朝諸將諸箋。鑿開鴻蒙。手洗日月。當大書特書。昭揭萬世。而今珠沈玉錮。晦昧於行墨之中。惜也。攷舊注以正年譜。倣蘇注以立詩譜。地里姓氏。訂譌斥僞。皆吾夫子獨力創始。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。慎也。句字詮釋。落落星布。取雅去俗。推腐致新。其存者可咀。其闕者可想。若夫類書調語。掇拾補綴。吹花已萎。噉飯不甘。雖多亦奚以爲。今取箋注元本。孤行於世。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。其有能補者續者。則聽客之所爲。道可兩行。羅取衆目。瑜則相資。類無相及。庶幾不失讀杜之初指。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。余曰。有是哉。平原有言。離之則雙美。合之則兩傷。此千古通人之論也。因狗遵王之請。而重爲之序。以申道余始終不敢注杜之意。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。

季序

丙午冬。予渡江訪虞山劍門諸勝。得識遵王。遵王。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。入其門庭。見几閣壁架間。縹緗粲然。茶碗酒盞。無非墨香。知其爲人。讀書而外。顧無足好者。一日指杜詩數帙。泣謂予曰。此我牧翁箋注杜詩也。年四五十。卽隨筆記錄。極年八十。書始成。得疾著牀。我朝夕守之。中少間。輒轉喉作聲曰。杜詩某章某句。尙有疑義。口占析之。以屬我。我執筆登焉。成書而後。又千百條。臨屬續。目張。老淚猶濕。我撫而拭之曰。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。而在而手。而亡我手。我力之不足。而或有人焉。足謀之而何恨。而然後瞑目受含。牧翁閨世者。於今三年。門生故舊。無有過而問其書者。予讀其書。部居州次。都非人間所讀本。而筆陣縱橫。甲乙牽連。目昧志荒。不可辨別。遵王衰袞。誦之若數一二。蓋牧齋先生投老。晨夕槌几。與聞後堂箎絃。老門生則馮子定遠。陸子敕先。而其家族子孫。雖冠帶得得。其與之共讀書者。則惟遵王一人。以是牧齋先生所讀書。遵王實能讀之。凡箋注中未及記錄。特標之曰。具出某書某書。往往非人間所有。又獨遵王有之。遵王棄日留夜。必探其窟穴。擒之而出。以補箋注之所未具。裝合輻輳。眉目井然。譬彼船釘秤星。移換不_レ。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。而後杜詩之精神愈出。人但知其能一弓。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。人但知其能三賦。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。後生輕薄。喜謗先輩。偶得一隅。乃敢奮筆塗抹。改竄。參臆逞私。號召於人曰。我注杜詩矣。是猶未能坐而學揖讓。未能立而學奔趨。豈飲狂藥中風者之謂。亦不讀書而已矣。嗟乎。牧齋先生。仕宦垂五十年。生平精力。構古書百萬卷作礎。登而藏之。名曰絳雲。一旦弗戒於火。皆爲祝融取去。拔劍擊闔。文武之道頓盡。而杜詩箋注。巋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。杜曲浣花。拂水紅豆。千載而遙。精氣相感。默相呵護。有如是乎。丁未夏。予延遵王渡江。商量雕刻。日長志苦。遵王又矻矻數月。而後託梓人以傳焉。噫。斯幸矣。牧翁著述。自少至老。連屋疊牀。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。其漫漶不可料理。縱免絳雲樓之一炬。亦將在白雞棲牀之辰也。謀於予則獲。遵王真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。

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

校印虞山錢氏杜工部草堂詩箋序

自來箋詩難。箋杜詩尤難。何則。詩也者。昔之人假以言志者也。顧詩有易言者。有未易言者。有能言者。有莫能言者。於是斲伊其旨。恂悅其辭。往往言在於此。而志在於彼。徐氏讀詩者之自喻。孟子車氏有云。以意逆志。是爲得之。此千古讀詩之法。亦正千古箋詩之法。而昧者多所拘墟。強爲穿鑿。作者之志。因箋而晦。且八九。故曰箋詩難也。若夫杜詩。則尤有進焉者也。蓋少陵以自許稷卨之身。備歷開寶盛衰之局。雖以獻賦見奇於人主。而奸邪煬。竈。僅授末僚。曷能仰維國命。迨至德二載。抗逆歸順。拜左拾遺。職居禁近。似可有爲矣。旋又因言事外斥。嗣此羈。栖幕府。漂泊關河。濟變有才。效忠無路。卒致窮餓以老。而每飯不忘君之大節。猶可於詩句間見之。其志詎在三代下乎。不直此也。重以披吟窮乎萬卷。筆自有神。得失喻之寸心。律尤入細。故其古近諸體。如武庫之利鈍具陳。名山之曠輿兼擅。鐘鏞本無纖響。琴瑟自協元音。用能薄風騷而籠漢魏。範六代而規四傑。克集詩家之大成。而作箋者。才學距杜遠甚。譬沿淙蹻以泝溟渤。陟部婁以測華嵩。庸有合耶。故曰箋杜詩尤難也。今考宋元而下。箋注杜集者。凡數百輩。近代存者。約一二十家。內若僞蘇注之類。誕妄疏舛。固爲通人所黜。他亦瑜不掩瑕。未爲完善。泊乎虞山錢氏草堂詩箋本出。始爲杜集收廓清芟蕪之功。少陵之面目精神。煥然豁露。後之朱氏長孺。仇氏滄柱兩注。咸導源於此。爲世貴重。無他。虞山人品雖不足道。然腹笥淵宏。才華雅瞻。允推一時宗匠。聲名與少陵異代同揆。古云。惟其有之。是以似之。固宜考覈精瑣。詮釋周詳。能作草堂功臣也。惟是此書久懸禁例。百有餘年。海內無藏弄。早等絳雲故籍。盡付劫灰。藝林末由購閱。殊深缺憾。茲幸文網蕩除。遺編日出。時中書局。覓得季氏原刊。初印於茸城右姓。不欲自秘。倩友人繕錄。假攝影法。縮成精本。嘉惠多士。并乞校訂於余。爰特正其舛誤。補其譌闕。俾成全璧。又各卷眉端。輒有諸家評語。大約以國初爲斷。疑係爾時詞客所爲。實能抉發詩中蘊要。不忍削棄。悉行采入。并爲審定。又附采別本所有各家。俾相印證。他若妄肆掇摭。槩從刪節。遵仇氏例也。宣統辛亥立春日寶山袁康竹一氏書時年七十有二

校印錢箋杜詩集評序

詩三百篇。雖託興於鳥獸草木。而溫柔敦厚之旨。未嘗或背。詩教既衰。爲之者不能盡合古人立言之體。迨唐杜少陵出。而尋常詠物之細。亦皆有所寄託。非苟焉爲風花雪月之詞。乃不得志於時。而又身歷天寶之亂。俯仰身世。千緒萬端。一付之於詩。而忠君愛國之心。時時於吟詠傳之。遂有詩史之目。唐宋以來。注者說者。不下數百家。或失之疎。或失之鑿。然爲時愈久。則采輯愈多。至國初朱氏鶴齡而有集大成之槩。同時虞山錢氏。卽有箋注之作。其學浩博。其論明通。雖不免有傳會穿鑿之弊。潘氏耒嘗起而糾之。然其所見與衆迥殊。實多可采之處。惜以鼎革之故。書成而不見於世。洎文網稍弛。其初印本。漸得流傳。時中書局。博采羣書。夙以精刻嘉惠藝林。茲復求得初印原刊。采錄諸評語。分注眉端。復得袁君竹一爲之訂僞考異。付諸石印。此書一出。講求精本者。自必家置一編。主者問序於予。予竊歎世道陵夷。詩學久廢。詞章家不復有忠君愛國之意。所願得是書者。統觀世變。遠企前賢。就評論之異同。參注家之得失。用以上窺作者製作之精。猶有三百篇之遺意在。庶幾不負夏輯苦心也。夫宣統三年春雲間八十二叟楊葆光謹譔

注杜詩略例

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。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。略見其爲文之時。得以考其辭力。少而銳。壯而肆。老而嚴者。如此。汲公之意善矣。亦約略言之耳。後之爲年譜者。紀年繫事。互相排綴。梁權道。黃鶴。魯言之徒。用以編次。後先。年經月緯。若親與子美游。從而藉記其筆札者。其無可援據。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。而曲爲之說。其亦近于愚矣。今據吳若本。識其大略。某卷爲天寶未亂作。某卷爲居秦州。居成都。居夔州作。其紊亂失次者。略爲詮訂。而諸家曲說。一切削去。

子美皆天寶以後之作。而編詩者繫某詩于開元。仍年譜之誣也。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。在天寶初。太白放還之後。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。故諸家因之耳。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。譜以爲攝也。遂大書於上元二年。曰。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。唐制。節度使闕。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。未聞以刺史也。元微之墓誌。載嗣子宗武。譜以宗文爲早世也。遂大書於大曆四年。曰。夏復回潭州。宗文夭。按樊晃小集。紋子美歿後。宗文尙漂寓江陵也。若此之類。則愚而近於妄矣。

杜詩昔號千家注。雖不可盡見。亦略具於諸本中。大抵蕪穢舛陋。如出一轍。其彼善於此者三家。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。邊幅單窘。少所發明。其失也短。蔡夢弼以捃摭子傳爲博。泛濫踳駁。昧於持擇。其失也雜。黃鶴以考訂史鑑爲功。支離割剝。罔識指要。其失也愚。余於三家。截長補短。略存什一而已。

注家錯繆不可悉數。略舉數端。以資隅反。

一曰僞託古人。世所傳僞蘇注。卽宋人東坡事實。朱文公云。閩中鄭昂僞爲之也。宋人注太白詩。卽引僞杜注以注李。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。如贈李白詩。何當拾瑤草。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。元人編真仙通鑑。近時人編尺牘書記。並載入矣。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。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。唐無此書。亦出諸人僞撰。

一曰僞造故事。本無是事。反用杜詩見句。增減爲文。而傳以前人之事。如僞蘇注。碧山學士之爲張褒。一錢看囊之爲阮孚。昏黑上頭之爲常琮是也。蜀人師古。注尤可恨。王翰卜鄰。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。焦遂五斗。

則進焦遂口吃醉後雄譚之事。流俗互相引據。疑誤弘多。

一曰傳會前史。注家引用前史。真僞雜互。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。而曰庭列五馬。向秀在朝。本不任職。而曰繼杜預鎮荆。此類如盲人瞽說。不知何所自來。而注家尤傳之。

一曰僞撰人名。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。如衛八處士之爲衛賓。惠荀之爲惠昭。荀珏。向卿之爲向詢是也。有本非其人。妄引以當之者。如韋使君之爲韋宙。馬將軍之爲馬璘。顧文學之爲顧况。蕭丞相之爲蕭華。已公之爲齊己是也。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。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。而單復讀杜愚得遂繫之于諧。尤爲可笑。

一曰改竄古書。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。如慕容竇搏捕得盧。添袒跣大叫四字。緒白馬賦。用品莛。騰爲句。而蜀都賦。錫以縹青。一醉累月。斷裂上下文。以就蜀酒之句也。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。如庾信蒲城桑葉落。改爲蒲城桑落。酒。陸機佳人眇天末。改爲涼風起天末是也。此類文義違反。大誤後學。然而爲之者亦愚且陋矣。

一曰顛倒事實。有以前事爲後事者。如白絲行以爲刺竇。冀。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。有以後事爲前事者。如悲青坂而以爲鄴城之役。雍王節制而以爲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。

一曰強釋文義。如掖垣竹埤梧十尋。解之曰。垣之竹。埤之梧。長皆十尋。有是句法乎。如九重春色醉仙桃。解之曰。入朝飲酒。其色如春。有此文理乎。此類皆足以疑誤末學。削之不可勝削也。

一曰錯亂地理。如注龍門。則旁引禹貢之龍門。不辨其在洛陽也。注土門杏園。則概舉長安之土門杏園。不辨其在河南也。注馬邑。則概舉鴈門之馬邑。不辨其在成州也。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。惜其不曉決擇耳。

宋人解杜詩。一字一句。皆有比託。若僞蘇注之解屋上三重茅。師古之解笋根稚子。尤爲可笑者也。黃魯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。庾信止於清新。鮑昭止於俊逸。二家不能互兼所長。渭北地寒。故樹有花少實。江東水鄉。多蠶氣。故雲色較雜。文體亦然。欲與白細論此耳。洪駒父詩話。一老書生注杜詩云。儒冠上服。本乎天者。親上以譬君子。執袴下服。本乎地者。親下以譬小人。魯直之論。何以異於此乎。而老書生獨以見笑。何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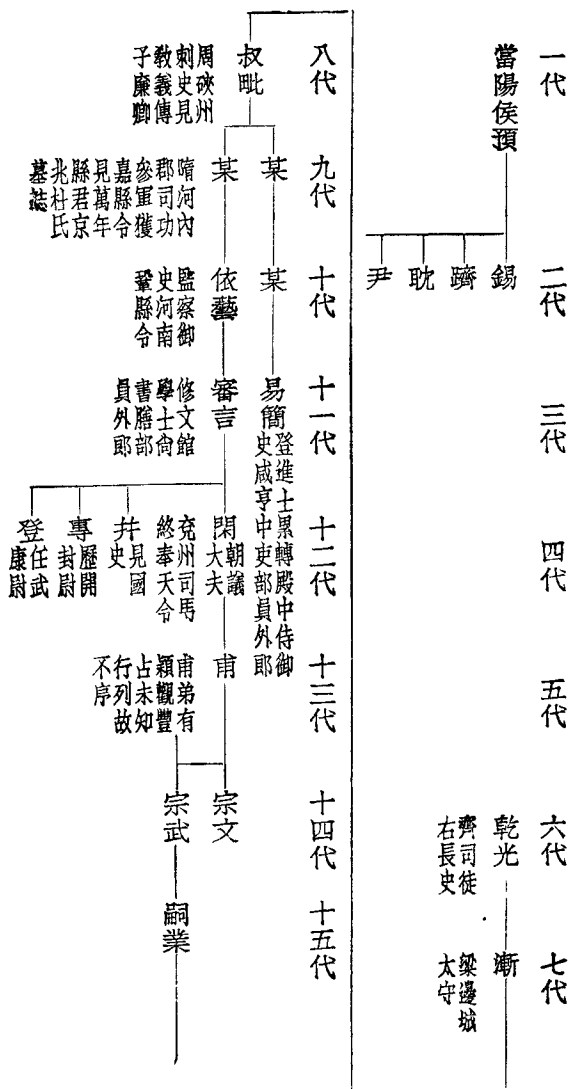
宋人之宗黃魯直。元人及近時之宗劉辰翁。皆奉爲律令。莫敢異議。余嘗爲之說曰。自宋以來。學杜詩者。莫不善於黃魯直。評杜詩者。莫不善於劉辰翁。魯直之學杜也。不知杜之真脈絡。所謂前輩飛騰。餘波綺麗者。而擬議其橫空排募。奇句硬語。以爲得杜衣鉢。此所謂旁門小徑也。辰翁之評杜也。不識杜之大家數。所謂鋪陳終始。排比聲韻者。而點綴其尖新儻冷。單詞隻字。以爲得杜骨髓。此所謂一知半解也。弘正之學杜者。生吞活剝。以尋擿爲家當。此魯直之隔日癮也。其點者又反脣於西江矣。近日之評杜者。鈎深抉異。以鬼窟爲活計。此辰翁之牙後慧也。其橫者。并集矢於杜陵矣。余之注杜。實深有慨焉。而未能盡發也。其大意則見於此。

杜集之傳於世者。惟吳若本最爲近古。他本不及也。題下及行間細字。諸本所謂公自注者。多在焉。而別注亦錯出其間。余稍以意爲區別。其類於自者。用朱字。別注則用白字。從本草之例。若其字句異同。則一以吳本爲主。間用他本參伍焉。

宋人詞話。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。蔡夢弼訂注。載王維畫子笑騎驢醉圖。并子笑斷句詩。至於鄭虔愈癮之說。文宗斧臂之戲。李觀墳土之辨。韓愈撫遺之詩。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。君子所不道也。飯顆山頭一詩。雖出於孟榮本事。而以謂譏其拘束。非通人之譚也。吾亦無取焉。

少陵先生年譜

世系



案唐宰相世系表。杜預四子。錫、躋、眈、尹。襄陽杜氏。出自預少子尹。元稹墓誌云。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藝。甫祭遠祖當陽君文。稱十三葉孫甫。甫爲預之後。未知預四子誰爲甫之祖。而舊譜以甫爲尹之後。此何據也。唐舊書杜易簡傳。易簡。襄州襄陽人。周破州刺史叔毗曾孫。易簡從祖弟審言。易簡審言。同出叔毗下。獲嘉爲甫高祖。即破州之子也。周書杜叔毗傳。其先京兆杜陵人也。徙居襄陽。祖乾光。齊右司徒右長史。父漸。梁邊城太守。此世系之較然可考者也。以世系表推之。尹下六代。爲襲池陽侯洪泰。與乾光爲行。洪泰生二子。祖悅。顯與漸爲行。顯生三子。景仲、景秀、景恭。與叔毗爲行。叔毗景恭皆仕周。其子皆仕隋。叔毗之子爲廉卿。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與。審言之祖與。舊譜以叔毗爲顯子。景仲叔毗。並系顯下。紕繆極矣。此不可不正也。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。爲征南十四代孫甫。有示從孫濟詩。斯爲合矣。世系表。濟與位。同出景秀下。並征南十四代。而詩稱從弟位。抑又何與。宋人謂新唐宰相世系表。承用孫家譜牒。多所謬誤。歐陽公略不削筆。恐未可以表爲據也。姑書之以俟博聞者。

紀年

時事

出處

詩

睿先天元年壬子。
即景雲三年。正月改元大極。五月改延和。八月改先天。

呂大防詩譜云。按志傳皆年五十九。卒在大曆五年庚戌。當生於是年。

玄開元元年癸丑。
即先天二年。十月改元。

七月誥歸政於皇帝。九月張說爲中書令。十月姚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開元二年甲寅。

開元三年乙卯。

觀舞劍器行云。開元三年。余尙童稚。于郾城觀公孫舞劍器。詩譜云。是年才四歲。或有誤。

開元四年丙辰。

六月睿宗崩。十月葬於橋陵。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。十二月姚崇罷。宋璟兼黃門監。蘇頌同平章事。

開元五年丁巳。

九月改紫微省依舊爲中書省。黃門省爲門下省。黃門監爲侍中。

開元六年戊午。

年七歲。壯游詩云。七齡思卽壯。開口詠鳳凰。進鵬賦表云。自七歲所綴詩筆。向四十載。

開元七年己未。		矣。約千有餘篇。	
開元八年庚申。	正月宋璟蘇頌罷。	壯遊詩。九齡書大字。有作成一臺。	
開元九年辛酉。	九月張說同中書門下三品。		
開元十年壬戌。			
開元十一年癸亥。	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月辛溫泉作溫泉宮。		
開元十二年甲子。			
開元十三年乙丑。	十一月東封泰山。	年十四。壯遊詩云。往昔十四五。出遊翰墨場。斯文崔魏徒。以我似班揚。	
開元十四年丙寅。	四月張說罷。岐王範薨。	年十五。	
開元十五年丁卯。			
開元十六年戊辰。			
開元十七年己巳。	八月癸亥。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。宋璟爲尚書右丞相。		

開元十八年庚午十一月張說薨。

開元十九年辛未。

年二十。上三大禮賦表云。浪跡陛下豐草長林。自弱冠之年。壯遊詩。東下姑蘇。渡浙江。遊剡溪。當起於是年。

開元二十年壬申。

三月。信安王禕。大破奚契丹於幽州。六月。遣范安及於長安。廣花萼樓。築夾城至芙蓉園。

開元二十一年癸酉。

二月。韓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十一月。宋璟致仕。十二月。韓休罷。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開元二十二年甲戌。

正月。帝幸東都。五月。張九齡為中書令。李林甫同平章事。十二月。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。及其大臣盧可汗。傳首東都。

開元二十三年乙亥。

帝在東都。

壯遊詩。歸帆拂天姥。中歲貢舊鄉。忤下考功第。拜辭京尹。堂放蕩。齊趙間。裘馬頗清狂。快意八九年。西歸到咸陽。按史。二十四年。移貢舉於禮部。則下考功第。在二十四年之